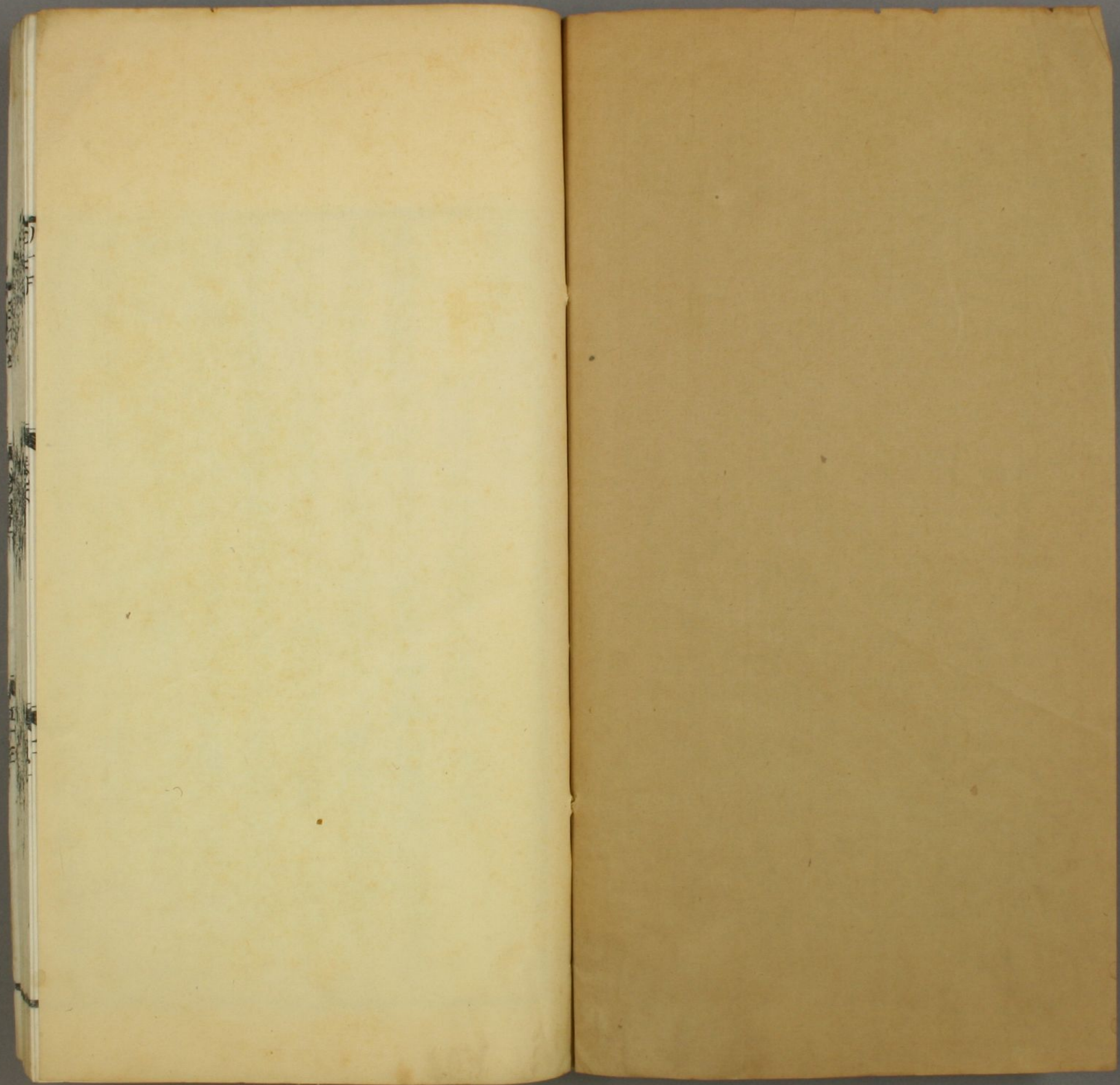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69
3





南嶽總勝集卷下

叙唐宋得道異人高僧

隱逸附

梁雙龔祖字仲遠吳人也居南嶽白馬洞幼而淳素不喜多言凡所觀視及接親友比日毅然正容而待之人不敢輕易者得泝流之妙往來荆襄二二百年人莫之測復入南嶽遊五峯遇至人服霧炁之法久之入雲陽山秦人洞居曰昔赤君曾降此山乃朱陵之陽也於是誦黃庭玉經不輟弟子請之就邑之觀宇以便供侍先生云經曰何不登山誦我書人間紛紛臭如帑吾謂臭帑之所万境紛紜外則六鑿相攘內

則三彭所擾昔魏夫人傳此玉經而東遷陽洛而成道代不乏人但恐虛之不極守之不篤則道無由成矣數年西入九疑山白馬崑崙然而住曰吾始於白馬洞而今終白馬崑崙必吾反真之地夫馬乃乾健浩然之炁白爲見素還元之方吾居焉忽一日謂門人曰吾將入室之後若有天炁異常速來報吾翌日中午四炁澄清弟子報之而索沐浴焚香寂然歸真俄而輕舉遺帙於木杪時則貞觀元年夏四月也崑崙中卧席并坐壇經二百餘年而不潰弟子致之於觀真堂中供養

廖冲字清虛梁大通三年居連山郡以才德見稱爲本郡主簿後辭其印綬遊探道要居嵩高山久之過荆渚公安二神作妖起風浪阻船遂伏之令護船而渡至南嶽於融頂遇太平真君傳道要復謂二神曰吾居柳陽作丹可爲吾守鑪他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歸鄉常乘一虎執蛇爲鞭年一百餘光天二年風雲晦冥而昇舉

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也生五七歲能詩凡所作皆塵外意十五好道裝遇至人傳金丹胎息周訪名山負道書百餘卷常云欲昇南宮先度朱陵迤邐訪洞

陽過嶽麓瞻鄧真人之像曰此山乃朱陵之一福地
夜遇真人傳火鼎之術貞觀年泝瀟湘躬禮注生行
法驅邪邦鄉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鍊火鼎
之術化黃白而外弔鬻之修其觀宇為之一新侯王禮
敬請為法主皆北面而事之後選其幽勝以鍊神丹
凡經三壇方始鍊就後服之於弘道二年中秋謂門
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留汝等精勤將
有所繼遂尸解香氣滿室似有清音聆於戶外經時
而止

張惠明趙郡人結庵於中條山受法於元真觀常以
呪禁驅馳精魅後往長安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
之功濟德備道學超群凡諸就席皆章甫之徒太宗
詔之內殿致醮有感後乞歸山林上允勅住南嶽封
妙濟大師忽一夕遇南嶽右英夫人傳抱一守真三
五混合之要行之一紀復詔之西嶽以便問事後尸

解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養一靈犬常夜行次其犬
齧其師衣師即歸房又於門側伏守而吠其奮身作
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
燄熾然待者請避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

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
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又一夕有盜犬亦啣師衣語
盜曰草舍有可意物一任取去盜感其言比日去
何尊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龍朔中居衡嶽不顯名氏
其顏若四十許行步如飛常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
所慕去無所數僅百餘年人常見之狀兒不改或問
其氏族及年壽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
何何時人號曰何尊師衣弊履穿其心浩如也逸人
田虛應鄧虛中嘗請曰尊師卒無言何以開悟學者
則曰知不知者上不知知者病誰能鑿混沌之竅遺

自然之理耶遂杖藜而入林中須臾羣虎隨之不復
見開元中司馬承禎遊南嶽祝融峯曰當有高仙處
之何氣色之秀異若此已而見尊師於林中出承禎
致禮造問則據石而坐若無所覩時不見荅而退歎
曰此可謂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乃建庵於峯頂延之
尊師就止復不出觀察使呂渭即其廬請傳符籙張
太虛田虛應鄧虛中師事之皆不得其旨天寶二年
下元日有雲鶴翔空異香芬郁謂弟子曰吾去之後
當舉之於紫蓋南峯盤石之上遂化顏色不變弟子
乃環衛行遷神之法中夕聞雷震聲即失其所在衡

陽太守蘇務廉文其碑在銓德觀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相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
業素養一人兒類於已而寵遇及敬業敗擒得所養
者斬其元以為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
十人結庵耕鑿不通人事乃削髮為僧其侶亦多削
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
嶽衡嶽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請集僧徒懺悔殺
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
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將命終故來
此寺今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

期而卒遂葬於衡山

薛季昌漢州綿竹人世皆官族季昌幼不好榮不茹
葷常布素酷於山水一日遊青城父母謂不遠而從
之遂南遊桃源後遇正一先生於南嶽受三洞秘籙
研窮真要屢感高真密降明皇詔聖母問道德而談辯
通博上喜之又乞回山上命賦詩贈之序曰練師志
慕玄門棲心南嶽及登道錄忽然來薛願歸舊山以
守虛白不違雅志且重精修若遇至人靈藥時來城
闕也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
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宜傳祕訣來

候仙輿季昌住九真降聖觀復華蓋舊隱修鍊丹
成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今夕有真之會余被召當
往遂凌虛而去不復回後建凌虛宮

鄧紫陽撫州南城人初居麻姑山後因省親山下逢大
蟒攔路步岡而逐之蟒化為劍遂得劍佩之性愈剛
毅常負濟世之才每憩於溪壑之間誦天蓬呪不輟
北帝遣神人授劍法遠訪南嶽朱陵謁青玉光天二
壇禮鄧真人夢有所感有劉有宗師之求傳禁呪而
謂之曰石廩倒洞夕陽迷津山鬼群居昔吾祖駈之
已經三百餘年今以生氣不正此類承之襲人汝後

建壇辟除兼內養浩然方冀仙壻矣後明皇詔紫陽
因內殿建醮破胡番封為天師後尸解有宗依法建
壇院於石廩下逐群兇奔他山

田虛應字良逸齊國人賦性朴拙吐露無忌諱開皇
時侍親於攸縣以喧冗遷於南嶽躬耕於紫蓋峯下
以盡子職凡五十餘年母既即世乃遊五峯放志自
適龍朔中州牧田侯於衡嶽觀建降真堂以居田干
乘賛以分壁所受上清大洞法錄自正一先生傳薛
天師天師傳虛應既承道要涉歷雲水為友善者惟
壽令洪時呂渭楊馮皆使湖南嘗就訪高論潭州旱

祈雨之久不獲召虛應蓬髮弊衣至郡無言雨自下
又嘗久雨不止郡守建壇于衡嶽觀默然岸幘而坐
泊昇壇即霽元和中東入天台不復出憲宗時詔不
起有歐陽平者道學亦高常兄事之一日夢三神人
各持金鑪自天而降若有所召密謂人曰二先生不
久去矣我必繼之未幾虛應果羽化蔣亦繼往門弟
達者栖瑤馮惟良香林陳寡言方瀛徐靈府三人盡
相聯而尸解

李思慕成紀人與東楚董練師白先生結煙霞之友
周遊三湘名山後訪南嶽五峯雖師範不同而各有

指歸白既於石鼓上昇思慕入京師高力士佞吳筠
而進之於明皇荅問稱旨後乞歸山上厚賜餞行注
清淨經行於世後玄化於紫蓋峯惟董混迹於衡陽
後洞常以呪術治人病若有酬之者為酒一醉為妙
於是无醒時醉卧衢路或溪谷遇驟雨而衣不濡凌
嚴霜而皓如也數年巡門告人曰各好將息人皆訝
之亦於後洞尸解如蟬蛻也唐杜甫有憶昔行詩末
句云更訪衡陽董練師南游早鼓蒲湘柂

薛幽棲蒲州宝鼎人也性沈靜有敏識卓見修文學
之暇好問方外事開元中及進弟年始弱冠調官陵

郡尉秩未滿有林泉之興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久之遊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而道无愈充天寶初復遊南岳卜修真之地乃晦其名氏於五峯之下游心於自得之場曠然无所繫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其於三洞經誥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稟受日集于左右而師辯論宏博隨其性根各有發明進玄微論三卷上明皇稱旨賞其達悟未幾尸解注靈寶於世今凌虛宮有天真臺乃注經之所曉夕雲煙起如香繚繞

唐若山魯郡人先天中歷官尚書郎連典劇郡開元

中出守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好長生之道令弟若水爲行岳道士尚兄同得胎元谷神之要嘗詔入內殿後求歸山詔許之若山後楊子江中乘五色霧而仙其弟尸解於南嶽

申泰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因守官湖外世代寓居長沙後散徙四方其遠近欽慕泰芝下居邵州仁風村柳塘數世皆修慈惠自幼夙處不與親友交好讀書常清儉遊息南岳訪神仙之事一夕於融頂遇真人傳金丹火龍之術歸煉丹雲山之北余胡之頂積有年矣大藥已成功行俱備而能乘虛神遊隱顯

出入綽有神異人不可測開元二十六年歲在戊寅
八月十六日明皇詔近臣曰朕昨宵中秋夜寢夢有
神人告朕言湖南邵州雲山有道人煉丹得仙若禮
遇之可爲國師

宰相劉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元放遇嘗聞異人
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迹也因遊長安至一藥
鋪偶問曰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即
去兼覓藥看亦不多買某意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
當至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往少頃果有道流三人
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旁若無人良久曰世間還有

得似我輩否一人云王十八遂去自後每記之不可
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春初風景和暖喫
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告郵
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居否此菜何所得荅曰縣有官
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好菜蔬劉公忽驚
記所遇道人之說乃曰園近遠行去得否曰即館後
遂往問見王十八衣犢鼻灌畦狀兒山野望劉公趨
拜戰慄漸次問其鄉里家屬曰飄蓬不省亦無親族
劉公益異之令坐索酒與喫固不肯却歸乃詣縣自
請同往嶺外縣令都不喻當時發遣王十八亦不甚

拒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
同坐茶飯形容衣服日益穢敝家人並竊惡之夫人
曰豈茲有異何為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
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
食不勝其苦劉公都無厭忌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
湯粥數日遂斃劉公嗟歎涕泣送終之禮無不精備
乃葬於路隅後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縣令郊迎
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尋却來應是不堪駭使劉
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即歸去奉處分放回劉
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都無所覩隣人曰

王十八昨夜去矣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反審
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塚瘞所
空存衣服耳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
屬纊家人妻子圍視號叫俄聞扣門甚急闔者走呼
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懽躍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
其卧所疾已不知人久矣乃盡令去障蔽等及湯藥
自於腰間取一葫蘆開之出藥三圓如小豆大用箠
筒引水半甌灌而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遂巡開眼
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夫人曰王十八乃涕泗交
下牽衣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王十八悽

然曰奉愧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圓可延十載至期
某却來自取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因請少啜留不可
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
貶忠州三十年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
劉公感歎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王十八曰所疾即
愈且還某藥乃以鹽一兩投水飲之大吐吐中有藥
三圓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
之劉公堂姪侍疾惻遂攫其二圓吞之王十八熟視
笑曰汝有道無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
別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高僧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食退即收
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一寺之工
夜止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時鄴侯李泌寺
中讀書察懶殘所爲非凡物聽其中宵梵唱響徹上
林李泌情頗知音能辯休戚謂懶殘經音悽惋而後
喜悅必謫墮之人通名而謁懶殘大詬覲面而唾曰
是將賊我李公愈敬之唯拜懶殘正撥牛糞出芋啖
之良久而曰可以席地取所啖芋之半以授焉李公
盡食之後謂曰慎無多語領取十年宰相公謝之而
退後月餘刺史祭岳崇道甚嚴忽中夜風雷而一峯

摧倒九山路行所爲大石橫攔遂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鼓噪以推之人力竭而石愈同更無他塗可以修事懶殘曰不假人力略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爲狂人懶殘曰何在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磐而下聲若震雷山路既開衆僧皆羅拜見者皆呼至聖刺史奉之如神懶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傷無由禁懶殘曰授我箒爲尔盡馭除衆曰大石猶推此物容易因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才出門見一虎銜之登山噬之人歎其不免數初懶殘居嵩久之嘗作歌其略云

世事悠悠不如山坵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鈎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死生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自寧方法皆尔不死不生兀然無箇事春來草自青其後李泌果入相一云懶殘在石廩伏山妖而售寶被訟獄中卒乃尸解也

衡山隱者不知姓名數因賣藥往來衡岳寺寄宿或時四五日無所食僧徒恠之後復賣藥至僧所衆見不食知是異人敬接甚厚會樂人將女詣寺其女有色衆欲取之父母求五百千莫不引退隱者聞女嫁

邀僧往看喜欲取之仍持金兩錠正二百兩謂女父
曰此金直七百貫今亦不論付金畢將去樂師時充
官使倉卒便別隱者示其所居云去此四十餘里但
上山當知也女父母事畢憶女乃往訪之正見朱門
崇麗扣門隱者與女俱出迎接初至一食便不復饑
留伶五六日亦不思食父母將還隱者以五色箱盛
黃金五錠贈送謂父母曰此間深邃不復人居此後
無煩更來也其後父母重往但見山草荒蕪不復人
居方知是神仙之窟

李泌者肅宗朝隱於衡山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

治宮室泌嘗採松脂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
者以獻帝幼曾作詩云天生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
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
復不去空自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
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庵基
見在煙霞峯得玄和先生秘語懶殘開發道業兩全
其詩末句已先見也

俞靈瓚者河間人居衡山九真觀後學道十餘年南
岳赤君憫之傳回風混合之道及守明梁之法二十
年能坐見天下事如視諸掌然自晦不爲異以驚人

而人亦莫知有道者也與談說多及四海九州遊歷事其兒常若三十許人元和中郴州官吏迎候太守因集于觀門靈墳衣弊自若人見之亦不甚禮待忽歷諸官吏說其祖父名氏狀兒性情職掌年壽皆中衆驚異而禮之且曰我偶然耳非所知也遂入閉關不出雖懇之再三亦不復有言方知其異人常誦大洞經或絕粒或飲酒有潘老仙遊岳與靈墳甚款常養一龜廣四五尺力可敵十人見者畏憚靈墳乘之入九疑山樵者時見之

昔舜時有鳥如雀自丹州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

名曰憑霄雀能群飛銜青砂珠輕細風吹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得青石圓如珠服之不死帶之身輕元和末仙人方回遊南嶽遇之七言贊曰珠塵圓淨輕且明有道服之得長生王子年曰雲密峯流洲岸亦有此珠遊人嘗得服之不死

劉元靖武昌人師王道宗傳正一錄未幾道宗將告寂以所有均遺諸門人元靖惟收圖書既葬於東山晴夜有炁出墓中高十數丈元靖異之遂開葬及發棺但遺衣被而已始知其師得道元靖感悟泛洞庭遊武陵復入南岳師曰先生因魏夫人仙壇乃有十

四百〇上
居意自壇東尋峻峯上十數里見一石穴南向闢以
為居引泉環流伐木誅茆前建小閣棊局茶竈鑿石
而成使君韓曄遊此命其閣曰會仙常以百榼醞酒
雖絕粒煉氣而一飲斗餘寶曆初敬宗求方士監軍
呂令琮邀至潭州先生曰某有山妻侍妾以牛肉為
命若以為術士恐將軍有罔上之名因請彘肩自刺
以蒜菹而食之令琮愈疑因為摩足乞行先生不得
已上道以十二月一日到京便召於司政殿敬宗問以
神仙之事師曰無利無營少私寡欲修身出世之旨
也上不悅而難作文皇放歸山李訓欲用董昌齡自

交廣乘傳過岳下禮先生先生曰觀中丞王氣未動
不宜有此行且徐之昌齡因緩轡入商山訓果與亂
朗州刺史唐仲妻病求符於元靖遂戒來者曰此符
當示使君無先於夫人使還仲已殂矣夫人自愈櫓
嘗問先生門人趙中閑曰先生言董唐之事如目擊
中閑曰先生在山中多年境靜忽忽有所見亦無指
定之說會昌三年武宗奉玄元之教將除佛寺徵先
生赴闕及對見武宗見神兒清古改容欽敬因問佛
法傾烈祖之風朕欲去之先生對曰釋氏久遠將遏
絕可漸革其弊卒有變更即驚眾害事却不利於道

門又問金丹之術先生對以至靈之物非深山獨往
之事不可得上曰師其得之耶又對曰如臣期欲得
之今實未有得得即陛下不可見矣上賜縑百疋及
米麥飴蜜止于太清宮時召入訪道每有恩賜先生
立捨與監引勅使及諸門至望仙門則已空手矣五
年秋武宗微疾將傳法錄內臣以趙歸真有私累嗜
貨財推先生清淨可為帝師遂召入內居靈符殿武
宗問受籙盟信歎血之事先生對以至尊最重莫過
於誠敬齋誠陛下七日齋三日戒自可朝玉帝矣不
合以金玉髮血為信斷髮歎血非帝王之事金玦白

璧非至尊之寶當時以為中論及事畢除銀青光祿
大夫崇玄館大學士號廣成先生別築崇玄館以居
之後乞還山時上亦欲令茅山投龍遂許自茅山歸
南嶽武皇大漸道者許元長趙歸真輩十餘人皆處
極法上獨詔觀察使存問賜之束帛香茗等初九真
觀道士周混汗在岳中事望亞於先生朝之未徵先
生也有衡岳觀道士毛太玄嘗夢真官執錄自天降
云以混汗為大羅觀主太玄因曰劉先生曷不先徵
乎真官曰劉君世業未盡徵則役為仙官更不為修
行人矣果如其說先生自朝歸岳歎曰吾今為地仙

數百年恨不能脫身為二帝所累今以計不及矣大
中五年冬十月有雲鶴頻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空
及遷神日惟杖屨在弟子呂志真亦得其道

謝修通宜春人也稟性和雅不好裝飾聞善則喜見
惡如探湯奉母至孝常懷悅色一夕夢冠褐者曰子
骨相非凡何不出家學道遂告母允之於是詣南
岳投衡岳觀潘如松為道士而寄籍焉因遊五峯尋
訪靈迹一夕夢神人曰朱陵洞府未合居之後五十
年再得栖此東有玉峯洞天福地亦朱陵之憲司子
宜處之將有所遇於是修通省親而告母曰今值儉

歲時凶艱於給用昨有所感宜往玉笥洞天可以修
真若何母諾之遂有與其母往玉笥山穴居數年甘
旨之奉棗栗芋菜黃菁百合其後母即世塋葬訖復
居三紀遇梅蕭二真人傳道行之後蟬蛻于清虛館
之東隅復入南嶽隱真於洞靈原果五十年矣

元和中
有柳實元徹者居于衡嶽二公俱有從父為
官浙右為理疾人連累各竄于驩愛之州二公共結
行邁而往省焉至于廉州白浦縣登州而欲越海將
抵交址艤舟合浦岸夜有村人饗良神簫鼓誼譁舟人
與二公侯使咸往觀焉夜將半俄颺風起斷纜飄于

大海莫之所適俄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沮而陟焉
見玉天尊像瑩然于案所有金鑪香燼而別無一物
二公周覽次忽覩東海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俯
聽良久乃沒去逡巡有紫雲自海而湧出曼衍數百
步有五色美藻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綺
綉雜錯耀奪人目見虹橋忽展直抵于島上俄有雙
鬟侍如捧玉盒持金鑪似蓮花而至于天尊所易其
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雙鬟叩頭再拜辭理哀酸求
反人世雙鬟不荅二子請益良久女曰子何人而致
此二子以事告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

南溟夫人會約子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
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子拜而泣告天師憫之
曰子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慮尊師語
雙鬟曰予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
謁之禮見女子未笄衣五色文章二子告以姓字夫
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
有元徹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
拜遂還坐有仙娥數輩奏以笙竽簫笛傍引鸞鳳雅
合節奏二子恍若夢于天鈞則人世罕聞見也遂
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下曰安期先生知

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
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先生間闊千載不值南
游無因訪話夫人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與夫人對
食而二子不得饗尊師曰二客未合饗然爲致人間
之食而食之夫人曰然則進饌乃人間常味也尊師
食畢懷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捧之遂告
回謂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
藥相貺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合爲子師尔二子拜
尊師遂去夫人命侍女曰可送二客去曰所乘者何
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

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云來從一葉舟
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
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
於花間潛窺見千龍万虬迥相繖繞爲橋柱石有使
者曰吾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爲此
行襟帶間一盒子盒子中有物隱隱然如蜘蛛形狀
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則陰也而無男子吾昔
道遇番禺少年情之至則有子未三歲合弃之夫人
命與南岳神爲子其來久矣中間南岳回鴈峯使者
有事于水府回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徃而使者隱

之吾頗為恨二君子為持此盒子到回鴈峯下訪使
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儻得玉環為送吾子吾子亦
當有報効尔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
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
有事但扣玉壺當有禽而應之事無不從意又曰玉
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
尔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別橋之已盡達昔日合浦維
舟處回視之無橋矣二子詢時代已十年也驩愛二
州親屬殂矣二子惆悵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以手
扣玉壺遂有鴛鴦語曰當飲食前行自遇俄頃道左

有孟銷饌羅列二子食而飽數日尋即達家昔日童
稚已弱冠然二子妻各謝世已三日家人輩悲喜不
自勝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也二子似厭
世體已清虛觀妻之喪不甚悲戚因相共抵回鴈峯
下訪使者廟以盒子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
雹折木拔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二子戰慄不敢孰
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于南岳廟及
歸有黃衣少年持一金盒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持
此藥曰反魂膏而報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
可塗項而活受之而少年忽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後

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悶然而歸因雪見老叟負薪而賣二子哀老年而寒飲之以酒睹薪檐上有刻太極字乃疑異之禮為師持玉壺以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此壺也往來數乂甚喜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更不出疑自此皆得道也

東陵聖母廟主女冠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嘗夢中被人錄去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嶽遂以金鎖甲令騎導從千餘人馬蹠蹠南去須臾至嶽神拜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嶽中峰巒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鳴驚覺自是生髮數十莖

馮惟良字雲翼湘人也修道於南嶽中宮與徐靈符陳寡言為煙霞之友香火之外琴酒自娛乂之就降真堂師田先生受三洞秘訣治病痊毒每於元和中侍師東入天台山而得道

唐貞元年南海貢盧眉娘年十四眉如綠且長故有是名眉娘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文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粒而點劃分明又善作飛雲蓋以絲一約分為三段染成五色結為金蓋其中有十洲三島臺殿麟鳳之像而執幢捧節童子亦不啻千數順宗歎其工謂之神度為道士賜號逍遙勅住南岳

魏閣久之告期而羽化

先生呂志真不知何許人也廣成先生之弟子內潔而外和終日而閒坐似不能言者居南嶽隱真岩十餘年此後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謁諸門人之家常荷二天瓢藥物服飾經錄道具皆貯之善以藥術救人入林谷間虎豹馴之人問其道則默無所對出商山道申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曰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刃至志真謂賊曰此行皆吾弟子無得干之其徒斂衽避路不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欲見之遂於林中以繩繫二虎而出由是

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嘗云先生初居石室時所處皆隘一夕致醮山開數丈其中平敞有黑豹馴繞衡嶽西原近朱陵洞其處險絕多大木猛獸人到者卒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僧悟空常裹糧持錫夜入山林越屍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跡折憇於岩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至人忽見前岩有道人坐繩牀僧詣之而揖不動因默念其無賓主意復告以肌因道人忽起指石地曰此有米及饌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斗餘即置於釜承瀑水敲火煮飯令

僧食一口未盡碎以未熟道人笑曰汝食止此可謂
薄食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汝設戲乃覩木
梟技投蓋危石猿懸鳥跂其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
床蓬轉渦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瞻歎尋路
歸寺已經一年更無飢渴後亦修道不知所終
聶師道字宗微新安歙人也性敏悟而謙謹侍親以
孝聞事問政山于方以十餘年傳法錄及脩真之要
因覽道傳有服松枝之法乃採松脂于百丈山夜宿
於崖之巔相望三十里有石金山忽聞仙樂起於東
南徐徐至石金山自中夜達旦而止翌日往訪之皆

同或曰採藥而聞仙樂豈非得道之兆耶後遊南嶽
禮青玉光天一壇寓招仙觀辟穀七日入洞靈源訪
彭蔡真人舊隱山行抵晚溪上見一樵人坐問師道
子獨何往對曰聞彭蔡真人隱此願一禮謁樵人曰
蔡真人所居不可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
家可宿言訖荷樵入溪去水甚淺師道往則深矣樵
人回顧曰五十年方得過此師道遂東行十餘里至
草舍一所籬落雞犬見一人狀兒類農者年可三十
許謂師道曰此來何求對曰尋彭蔡真人曰路上見
樵者否曰然曰此乃蔡真人也師道驚歎曰遇仙人

而不識豈非命也因留宿榻下有鑪中有湯鼎存焉
後有數磁盒環列謂師道曰置米未回盒中物可以
喫從意取之師道曰遊山尋訪不以飲食為念於是
揭一盒視之乃茶也以湯點喫甘香異常再揭則不
復開諸盒亦然師道不敢言因就寢日高主人未興
師道訝而潛行約十數里逢一老人邀坐石上問曰
具以對老人曰蔡真人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
處即其子也又曰汝道炁但濃而骨未就因折草一
莖與師道莖若薑苗長尺餘味甘美復令飲泉水牽
頭忽失所在自是喫草茶後炁力輕健愈於來時

復招仙觀道衆驚駭異曰去已月餘何如是之乂耶
山中無居宿處師道自驚曰才經一宿具以所見白
之道衆復歎曰吾輩居此觀徒為學子道子一入山三
逢仙人一宿已經月餘矣老人乃彭真人也既見蔡
真人父子又遇彭真人得非修習之至耶乂之以省
親歸問政山每採樵斫藥皆以虎豹負歸母喜曰汝
以孝養我以道資我亦幸為汝母已而復遊玉笥清
虛訪梅蕭二真人三遊郁木坑冀一見之山行或逢
一布衣烏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問以梅蕭二真所
在且曰吾乃謝修通也吾居南嶽洞靈源與彭蔡同

隱二百餘年知汝嘗遊南嶽我適被東華君所命爲
玉笥山地仙兼管清虛館爾與我素有道緣故得相
見言訖忽不見師道復洞靈源已五十年矣

相衛間有僧自少博習經論善講說每有講筵自謂
超絕然而聽者稀少財利寡薄如此積年真僧不憤
遂將經論遍歷名山以訪知者後遊湖外至南嶽衡
嶽寺憇泊月餘常於寺閑齋獨坐尋譯經論又自咎
曰所曉義理無乃乖於聖意乎沈思之次忽舉頭見
一老僧杖錫而入曰師習讀何經論究何義理僧疑
是異人乃述其由兼自咎曰若遇智者分別此事即

鉗口結舌無復開演耳老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
此義大聖猶不度無緣之人况其初心乎師只是與
衆人無緣耳僧曰若然者豈終世如此乎老僧曰吾
試爲汝結緣因問師今有幾錢負糧僧曰自徂南方歷
行萬里糧食所費皆已竭矣昨抵南岳只有大衣七
條而已老師曰只此可矣可賣之以所得直皆作糜
餅油食之物僧如言作之約數十人食相與持之平
野之中散掇此物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
當來之世與我爲弟子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烏
鳥亂下啄食地下螻蛄復不知數老師謂曰尔後二

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不用講說也言訖而去僧如其言後二十年却歸河北開講聽徒動即千萬人皆年二十已下其老壯十無一二焉

唐時有一僧居于南岳見一物綠毛覆體直至座前僧曰貧道禪居不撓生靈神有知死相惱也此物曰子知有晉宋乎僧曰自晉至唐四百年矣其物曰子知有姚泓乎僧曰吾聞泓已死矣其物曰我即泓也其時示之以死脫身逃遁遊行洞天福地惟食柏葉遍身生毛

唐代宗時有高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

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之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始居山西南嶺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至幽都來求其道或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櫓以為僕役後數年功成道備人皆負布帛伐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餘則與餓疾者不尸其功邊洞元洛陽人於嵩山嶠嶺遇道後醉酒風狂混塵一旦歸洛陽承醉入水不復出而後有客自衡湘來洞元於南嶽山託附書至洛陽其法屬交友叙舊及墨迹乃洞元

親染人皆曰水仙

長慶中有馬拯處士性閑清虛好遊山水不擇險峭盡能躋攀居于閩中因詣衡山祝融峯伏虎師佛堂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兼列白金三笏于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毛俱白林野魁梧甚喜拯來拯使一僕挈其囊僧曰暫請郎君僕夫至近縣市少鹽醢拯許之僕乃持錢下山去僧旋亦不知所向續又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沼告拯曰適來中道遇一虎食一夫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即拯僕使尔拯大駭沼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鞞衣衣禪衣

乃老僧也拯愈怖怯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食如何僧怒曰貧道此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虺林絕鷓鴣無信偶語耳拯細窺僧口吻猶帶殷血而不欲言二人踰其食堂穿扁其戶明燭伺之夜深聞戶外有虎怒首觸其扇者二四賴戶壯而不墮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內土偶實頭盧者久之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且溺欄中水午子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後將軍必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義曰寅人乃僧虎也欄中水即井也午子即我也艮畔金

而銀也其下兩句即不能解及明僧扣門乃曰郎君
起來食粥二子方敢起開食糜畢二子計之曰此僧
且在我等無敢下山去乃召僧窺井中云有怪物僧
細視次二子推僧墮井乃化爲虎以巨石鎮之而斃
二子遂取銀三笏而下山僅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
旁張弮弓了上其樹而爲棚居之語二子曰無觸我
機兼語二子曰山下猶遠虎方暴何不且上此棚來
二子慄慄遂攀緣而上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
僧或道或丈夫或女人歌吟者戲舞者忽至弮弓所
衆怒曰朝來已被二賊殺我禪和今方追捕次又敢

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並聞其說因詰
獵者曰此是佞鬼乃虎食之人也爲虎前呵道耳二
子因徵獵者姓氏曰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
句今有驗矣牛進即特進也將軍即虎矣遂勸獵者
重張其箭獵者然之纔却登棚果有一虎咆哮而至
前足觸機箭乃中其第三班貫心而踣遂巡諸佞鬼
奔走却回伏其虎前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
子因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生遭虎噬死吾今
爲汝報讎不能慙謝猶敢慟哭豈有爲鬼不靈如是
遂悄寂忽有一鬼荅曰都知將軍乃虎耳聆郎君

之說方大惶悟蹴其尾而罵之感謝而去及明二子分白金一笏與獵者而歸出傳奇

向子文長沙人寶曆中得官衡州貧不能歸愛山水之勝一旦謁嶽神廟時當盛夏留宿旬餘忽有一人青巾紫裘面如琢玉神色威整鬚眉如畫子文異之骨相非凡翊旦往見問之乃曰余龔慶長也世家洛陽少遇司馬隱元于鳴皋山下隱元者自是委羽洞天之靈官也凡五嶽四瀆洞天福地各有靈官主之較量功罪採訪善惡聞于九天使者府隱元謂慶長曰汝宿生常居要職有辨冤雪死之勞當時士民陰

受汝賜逮朱泚僭逆伏節死事忠憤之炁毅然不衰故得再生爲人他時通悟必能記憶矣九天使者錄汝之功命我授汝石精金光藏景錄形神劍之法中黃太一默朝之道因得度世近登紫霄峰堽堯見嶺外妖炁氛欲往禳除經過嶽祠故來朝謁子文爲之致躬慶長顧侍者取琴鼓之其曲名曰金鯨躍海雨滴秋苛醉淘月白雲引之類音韻清越非凡聲也陪從連日臨別子文再拜言曰幸得際遇欲從先生南遊可乎慶長曰未可也汝當仕進更十八年中條山相見子文再拜乞言慶長曰學先乎功行逢時得志

汝宜勉之至于吐納服餌乃其餘事子文懇請再三慶長曰當俟後會子文曰更有教戒誓當稟奉慶長沈思良久云汝父祖旅殯僧舍頗苦鬼役早卜吉壤以終大事子文流涕拜謝翻然而去

練師聶紹元幼而雅好詩書老莊文列一日詣金陵師方外高明昭受戒錄是夕夢入一城官府嚴肅中有朱衣者按几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開籍籍云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受上清畢法二十六往南嶽遂掩卷而悟久之自金陵還問政山築室以居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世多以練師稱之每侍母極

勤瘁一日晨起沐浴曰我伯祖戒云吾家世世宜修煉可率勵勿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望見者疑為火所焚即之則閒然無他但紹元已化矣四鶴與神光亦冉冉而去詰旦莊隸來云練師與三道士衣緋綠乘者從者數輩悉冠帶南去練師回首曰我往南嶽矣

潘發字文伯隴右人自幼參受法錄檄召鬼神行符施藥濟人病苦遠近稱之於元夜入靜請益南岳真官云昨天臘日東隣攝召東岳云已得開度南岳受生未審東岳攝竟考過南岳煉度注生復掌何事真

官夢云五嶽方面分野之屬洞天福地名山淨廬各有主司人間功罪國之財賦器用洎水陸衆類火嶽管四瀆四是負荷之屬又云南嶽有赤脚仙子勲修德必際遇之乃子師耳乃李守微也

北夢瑣道士秦保言勤於焚修嘗白南岳真君云上真何以須紙錢爲有所未諭旣而夜夢真君曰紙錢即冥吏所籍吾又何須由是嶽中益信

湖南馬希聲嗣父位連年元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不雨其兄希震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誼譟連召希震復入見希

聲倒立於階下衣裳不被其首已碎令親信扶上以帛蒙首翌日發喪以弟希烈嗣位先是大將周逵自南嶽親見江上雲霧中擁執希聲而去秘不敢言此夕有物如黑幕突入堂前即時而卒

開寶年中有率子廉者本南岳之耕民獷戾愚無取衆皆謂率牛一日厭爲農時乃投衡岳觀李尊師出家未幾披戴爲道士後衆舉於紫虛閣住持非當其才但令彼洒掃而已子廉得此欣然而往常恃酒狂醉往往倒卧於衢路或山谷之間雖風雨暴作虎狼聞視蔑如也一日禮部詔

詔帥王公爲性簡傲時山

中道釋悉奔祗謁及行祭禮畢忽問左右曰吾聞有
魏夫人壇安在對曰即紫虛閣是也有主否曰道士
率子廉一人何謂不來參謁答曰子廉本山下之農
夫殊無他能人皆以率牛呼之性好酒不來參謁必
酒病也公乃逕詣閣見子廉果中酒首不能舉視其
生涯只有破鐵鈔及缺磁碗器數視而已外索然無
覩公呼之但努目注視曰深山道士亦干遇酒遇酒則
大醉所以委頓如此望明公不責公大喜以為任真
守朴信所謂道人也翌日與同舟而歸府置之於水
閣中經月使之將行復謂之曰尊師韶光內映之人

也誠所珍重幾欲作成一篇為王事所迫矻矻未暇
五七日間詩成當令送上幸勿訝然子廉歸岳數月
未聞至公一夕因觀書倦而假寢恍然見子廉遽入
府主曾云許詩以五七日為約數月未聞得非事有
所廢忘乎言訖逕去公竟甚懷感愧遂乃燈下為三
絕仍加序以寄之詩曰古屋當崖映月關年年常伴
白雲閑餼糧丹火何從出四面無人見下山下瞰虛
空臨絕磴上排煙霧倚山巔四邊嶮絕無猿鳥獨卧
白雲三十年心意逍遙物莫知山中山下識人稀想
君絕累忘塵境不是王喬即令威翌日命寫於版遣

人賁送南嶽懸於本閣子廉曰我則何用以慰閣之
清虛尔本詩石在縣之江亭熙寧間碑為火所焚今
銓德觀復刻石記之東坡居士序兼書紹興中住持
黃庭觀道士陳子常再刻之於本觀閣下太平興國
五年六月十七日子廉忽使人白衡岳觀李尊師云
以他遊故來許請令人來照管師得之云此人士木
愚子盛暑何往遂親去訪之至則奄然師謂童行曰
吾不料率牛先知其死日耶遂以禮葬之未幾有南
臺寺僧守澄自京師回於南薰門外忽遇子廉相叙
契闊其詞甚優逸曰尊師歸岳中否曰思欲一看京

師臨行蒙尊師贐送甚厚欲奉一書致謝勞大德為
達之還可否守澄遂領書往衡岳李尊師處開對之
則六月十七日書也遂發其塚而觀之但遺一拄杖
并鞵尔

乾德二年重修南岳廟塑繪鬼神及人馬尤多忽一
日一時嘶噉旗纛盡倒而西指工人役夫皆怖仆
于地良久方甦廟乃具事由申舉本州按驗得實然
後飛奏考其月日破蜀之日也朝野莫不異之

樂學士史景德末為西京留臺御史嘗夢一人具冠
服稱帝命來召俄宮闕壯麗因問使者云此帝所也

既陞見帝謂曰主求嗣吾謂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
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求免者再二帝曰往哉遂
准而去旁拱立者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嘗酣于
酒明年果生 仁宗皇帝 此一段與本朝實錄甚異今亦存之
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狀兒迄
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可愛肌若截膏眉目踈秀
唇若積朱齒如排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大小皆得
其歡心時人呼為笑先生也或遊旗亭遇廢民勾於
道路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軫救疾苦
仁廟聞先生之名特賜先生上殿賜坐及茶館先生

於芳林園告去 帝賜號南岳養素先生先生乃往
南岳招仙觀是時學士賈昌朝贈先生詩云聖澤濃
沾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為巾祝融峰下醉明月湘水
源頭釣錦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仙豆幾回春他
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雲橋跪禮人先生獨宿閣上一
夕與人言語侍者窺牖望之但見紅光滿室明日客
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話少刻先生
一日沐浴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
復願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去矣乃奄
然先生多游西川亦來湖湘今人時復見之

王靈輿晉陵人幼自廬阜庵居後遷南岳中宮修真
煉行一紀道成復朱陵之東旦暮朝斗祈感上真而
後昇舉今宮前有片石其文細如磨龍者昔真人朝
斗之石也本宮舊有田地數頃爲別宮所佃景祐乙
亥年正月樞密學士富春公孫沔爲御史上因問
事忤旨貶永州市征仲秋抵宮下十月十八日就
枕酣寐夢遊清都觀其觀數軒竹樹蕭疎酒可愛
有衣冠四人中有峭峻端秀微有鬚黃衣道士服頂
紗巾前揖公曰賦壽甚遠恩命將至矣某有田疇乃
衡山邑君之部中也幸惟願屬之公時在夢中心自

惟始被遣左官何遽有恩典此喜術士妄言也道士
曰何不相信之良久曰足下心曾間有誌大如錢公
惟默未嘗有試退手袖中捫其所如其說道士曰則
向之言不誣矣公益謝焉及雉而退又連呼之公回
眄間復言曰某姓王氏幸記勿忘俄頃遂悟訝然風
度眉宇歷然可記心目間未幾奉 詔移倅長沙十
二月赴所官至衡岳觀禮星像目九仙宮左右別真
仙四人王中者乃夢中所見顏兒暗符而衣冠則異
因觀其傳記且曰中尊姓王始覺其姓與夢中所說
契矣公雖訪其本觀所在且撰曰受暑迫於期會遂

不及往明年孟夏刺史當奉 詔禱岳以疾不克行
公寔代往至昭潭晝寢舟中忽如聞空中有語曰移
命將至所禱之事竟不爲理何也忽然四顧無人自
呼舟中後使皆自舟後至者索其語言之人悉無得
爲公思豈九仙未往有是異也翌日至其岳祀事畢
詣觀中見古屋塑像位於中者榜曰王靈輿真人其
顏狀衣巾乃夢中所見無毫髮之差公焚香再拜感
歎久之遂與縣官推之逾年果得若干田土屬隣觀
歲收地利因而申明勸還舊管集賢章公岷作篆刻
之石記之并張覲奏復宮額內一記八分書存焉又

觀之西北五里有崑一所深下平坦三四丈是
國家昔日投金龍之所深下透雲密峯斷石源傳云
前洞是朱陵洞天之東門也中洞後洞在靈境之西
亦洞天之便門也

陳良卿景祐四年自永州隨鄉書赴部試十月至長
沙夢一人引入一巨艦中見一道士自稱青精先生
與之談論辭語高古謂陳曰吾已薦子於堯爲直言
極諫臣陳曰堯今何在曰見司南岳陳曰堯之古聖
君也安可在公侯之列先生曰堯人間之帝也秉火
德而王弃天下而位神乎南方子何疑焉陳辭以名

官未立俟它日應乃許以十年爲期既悟其惡之爲
異夢錄以自寬明年登甲第調官全州判官道出岳
州南驛偶晝寢夢使者持檄來召遽驚寤喟曰豈堯
命乎同行相勉以夢不足信復執書秩卧讀之晚食
具呼之已逝

劉山甫隨侍官於嶺外北歸泊舟洞庭登岸見北方
毗沙門天王廟祠因謁之見廟宇頽圯乃題云壞墻
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坐塵自是神仙無感應盛
衰何得却由人是夜夢神責曰我南岳神也汝何相
侮俄而風濤大作舟幾覆悔謝徹去詩牌乃止

尚書郎李觀爲進士時遊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忽
有負竹奩釘鉸具者謂曰子徃南嶽謂我問養素先
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以語元道大驚曰
真人眉間有白誌乎曰然是海蟾子也吾義聖胎以
成患無以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問相及
而不得接吾之不遇斯人命也

神宗朝章咎字隱之成都人自幼不羣天才卓異修
舉業之暇精妙於易注太元經至九卷忽晝寢夢見
楊子雲曰太元猶如一浮圖有十三汝注至九卷機
豈易泄耶咎寤甚疑異之後略注至十卷進上

帝喜賜爵不受封爲冲退處士嘗與邵雍康節友善
因遊廣漢金鴈橋見一童年十二嚙鬮詩答喜之拉同
歸更名經童答常看黃庭經凡看罷童竊窺之一日
有青衣童持書呈至答接書以失青童答觀書皮云南
嶽布衣真一子書至西州冲退處士處開及開但只
一章詩云未遂山中吟時聞世上音笑言失真詮塵
穢濁神襟歸植南園芝點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
然生瑤琳答因遊西溪偶濯足有異人李士寧訪之
答遽云足濯西溪流去水李速應云手持南岳寄來
詩答驚而笑曰何以知之李云久矣李詩云吾先往

南嶽君宜早來自後李不復見經童忽一日告去答
曰汝欲何往童曰先往南嶽候先生答曰汝何知之
童曰久矣童坐亡逾月答別相知而尸解答嘗煉丹
後服丹化如蚺蟬也今人時見之於南岳段頤言吊
之詩略云尸解去難尋空留一鼎金西州大隱沒北
極少微沈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大名或聞蟬
蛻弃遐齡青城已結神仙侶碧落俄沈處七星金鼎
煉成真汞藥玉堂傳授太元經平生是我深投分自
愧無才與勒銘

周琬湘中人艤舟南沙夢二吏引入南嶽廟內陞殿

王起接之曰知入京銓欲奉留在此亦與人世之樂不殊琬曰名官未達且欲赴銓王曰如此則不敢奉縻也乃作詩送周琬曰住此既非樂捨此去何圖若問青氊事惟留一角書至京調中牟尉忽卧病旅中且慮不起作妻子書一角封畢而卒

此一段與陳良卿事類辭

殊今兩存之

衡嶽泉禪師南人也名谷泉少聰敏性耐垢汚大言不遜流俗憎惡造汾陽昭禪師密使記南歸放浪湘中與虎湫蛟穴爲伴因遊南嶽雲峯寺住懶瓚岩又移芭蕉庵復遷寶真大書壁曰予此芭蕉庵幽古堆

雲處千般異境未暇數且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食大紫芋而今拋之去不知誰來住寶真庵最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大蟒蟠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夜不見明日杖山策遍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約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不知其去因相傳云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鉢中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瓢來往山中人曰瓢中何物大道

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你誰是不管底着箇破紙
襖一味工打睡金烏任東上玉兔從西隊榮辱何繫
我與工不相關一條柱杖一葫蘆閑走南山與北山
醉卧山路間值大雪起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
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玄田一奴名調古日令
拾薪汲澗或呼對坐岩石間贈之以偈我有山童名
調古不誦經不禮祖能般般拙禦冬寒隨分衣衫破
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呵呵呵有甚
討處

張君猷爲湖南漕過南岳自肩輿中見路左一道觀

甚麗榜曰朱陵宮遙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
意欲下而從騎半已過明年再經其地求朱陵宮無
之父老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其下乃前所見朱
陵宮之處才小屋一二楹其變異如此

此一段與張
徽言意同詳
異今亦
存之

饒州妙果長老師立少年時行去至衡山福嚴寺方
夏四月晚遊寺前堦率橋見潭下峭壁間有僧背負
石而立師立夙聞人言此地有羅漢隱見不常且憶
藏經有持地菩薩入石壁事竦然敬視忽壁開尺許
僧入其中復合無纖罅又旬日放參畢與同參二人

信步到寺後虎跑泉亭上天風倏起二僧欲歸師立
獨少留二僧曰久知亭下多異師無庸留立方壯不
以爲意俄亭西南角有扣柱者繼即伸手內向漸進
不止時幾過五尺立戲之曰復能縮否應聲而漸退
少頃又聞扣柱聲立曰若聖者邪當隱若山鬼即見
形又一食又一手復出五指初大如椽漸小如嬰兒
初生指狀立頗恐即下山

紹聖中宜春李觀守臨賀有一叟曰陳非自羅浮山
來觀延之因詰其年曰五十歲話次因問呂真人叟
曰昔見之於南岳陪連數日自云近遊巴陵見老木
再復南嶽矣觀計此叟亦真人之流也

隱逸

皇甫名渙字致遠開封人也賦性閑淡有敏識卓見
修舉業之暇尤妙於三玄知命不負學作黃冠在京
東太一宮受業舉止狀義而不朋政和初 朝廷興
道學先生向化次年攻試辟雍作魁 聖覽程文
金壇郎不就乞換自在公思野裝游歷尋訪於西洛
遇至人馮野人得其道要後遊南岳棲凌虛臺會真

觀思真已 皇帝詔赴闕居太一宮高士寮後乞還
山居汝水而坐亡
人有蔣風子者本邵陽之居民賦性愚真言無忌憚
人事不入或有小疵不拘貴賤面而伸之周游南嶽
見中嶺陡峻出意修之亦不知其宿食之所忽日有
樵者饋青巾負薪而鬻之曰干辛苦而食用不給與
子一粒藥吞之力可倍矣自此但飲酒水而已衣衫
盡弃寒暑不問衆謂之曰風子常倒臥衢路雖勢位
不能屈毒藥不能加虎狼無所損獨行自語人莫之
測皆逆知人意逮今見之三十餘年浩然如故

近有皇甫坦者字履道西蜀人也賦性穎達立行清
高道學兼該不類常輩通老莊之外尤精於術數嘗
游岷峨訪天師治所遇唐朱真人得其元奧又常以
氣術治人疾病又示以經字言人吉凶或波擊少剩
或點畫草具人詰之則指東畫西說南道北禍福無
不備矣迺灑謁平都歷荆渚過洞庭凡所到處遇其
窮廢並蒙恩惠道行愈超聲流於朝紹興二十七年
皇帝徵之赴闕及登對答問稱旨 主上深加
禮待後乞還廬山庵於撥雲峯下以齋精神二十
八年秋太上皇復下詔命 御製詔書曰先生清

標孤映寄迹物外糝糠塵俗嘯詠煙霞信可樂也去
秋爲別俯仰周歲興懷晤言馳神緬邈討青城會友
於元覽白雲遂無心於帝鄉也秋涼甚邇不知何日
可相見願早踐言則騎鯨御炁泠然無難行且湘雲
橫素桂子吹香燕館超然下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
專此爲問殘暑在近益保清虛後令先生降香於南
岳隆興改元 太上皇退居德壽宮又下詔徵先生
每問道要皆稱 旨復令先生降香於南嶽兼賜
御書黃庭道德陰符三經 御製詔書曰自退處別
宮日以頤神養志爲事思見風采款親道話幸早命
駕少同閑適專信奉速用伸至懷 上又令書院待
詔寫先生神 上親贊曰皇甫高士眉宇列仙以道
興世就計其年孤鶴在野白雲行天掀髯一笑合乎
自然

右此一段亦教門之盛事故全錄之大抵探幽蹟
隱負步游方尋師訪道須誠心格志柔外寬中者
凡所會遇無不潛符則知至道果在我也道果在
我外度南宮不亦宜乎故前所謂欲外南宮先度
朱陵世諺云不遊南岳陰簿不削信不誣矣今則
逮至我宋運值昌朝異人高僧隱士接踵而棲者

亦不減於古矣

叙古跋

今按真誥云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人今年有得道昇天者人名如別年年月月月皆有去者如此不可悉紀今爲疏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樂上昇仙而長在五嶽名山者亦不可稱數或爲仙官使掌名山者亦復有數千

又按司馬天師云南嶽祠宇庵品僅三百餘所超越於漢武之朝盛隆在唐皇之代他山無可擬者豈不以萬古靈蹤千真遺化併協壬辰之運悉同黃帝之

南嶽祠宇庵品僅三百餘所超越於漢武之朝盛隆在唐皇之代他山無可擬者豈不以萬古靈蹤千真遺化併協壬辰之運悉同黃帝之

南嶽總勝集卷下
四十一
作詩云野鵲灘西一棹孤
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回鴈峯前過切斷家山一字
無近自五季之後山頗岑寂今直 昌朝大道興隆
就寒棲而樂淡泊者往往居之其諸名山亦復如是
豈非道化所洽將返純古乎每值三春四方遊禮者
甚衆近歲道會愈盛祥應頻彰至於冠蓋星軺之士
皆降屈於麻衣紙襖之流參問元微搜訪高上於一
言半句似有感通如在汾水之陽而喪天下豈非真
仙默示道化所及而至於此哉
南嶽總勝集卷下

南嶽總勝集卷下識誤

五葉十六行毅當作毅

八葉二行行當作衡

八葉七行夔當作夔

九葉三行與當作喫

十葉十二行唵當作淹

十一葉十二行同當作固

二十一葉六行文當作丈

二十一葉十七行申當作中

二十二葉八行肌當作飢

二十二葉十九行巔當作巔

二十七葉十六行了當作了

三十葉十五行瑣下復言字保下言字衍

三十一葉十六行視當作事

三十七葉四行義當作養

南嶽總勝集識誤補遺

卷上

四十一葉五行行當作衡下行字同

卷中

十三葉十九行衫當作杉

二十九葉十二行天當作大

卷下

八葉二行行當作衡

十七葉十七行如當作女

二十二葉十八行枝當作脂

三十一葉十八

十葉十八

卷之八

二十六葉十八

四十一葉十八

四十一葉十八

卷之八

言部



